



让您迷醉的香艳小说
(香港)岑凯伦 著

爱也无奈

珍藏本

爱也无奈

(香港)岑凯伦 著

西

47

2

爱也无奈

岑凯伦 著

这是一个英语补习班。

王羨明坐在课室里，看着他斜对面的李平。

班上男同学很少有不被李平吸引的。

王羨明第一眼看见她，就讶异地张大嘴巴，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叫：天下竟会有这么好看的女子！

李平身段苗条修长。约有一七五公分高，秀丽的小圆脸依稀有点象当年的夏梦。

而夏梦正是王家全体男性父兄叔伯的偶像，羨明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小叔驾驶的小货车挡风玻璃上见过夏梦各式小照。

还有，二伯照着梳头的一方镜子，角落也夹着夏梦古装剧照，羨明记得很清楚，那出戏，叫做三看御妹刘金定。

那日蓦然扯到李平，羨明便立刻觉得她面熟。

事实上，李平连姓带名加上姿态笑脸谈吐，都不象现代大都会女性。

羨明马上知道她的身份。

你可以说她过时，但羨明不这么想，他认为李平的白衬衫与花裙子只不过绕了一个圈子，迟到了，待别人都穿黑色的宽袍大袖时，她才抵达，所以与众不同。

羨明多么想问她：喂，你到什么地方去逛了，再不来归位，就快黄昏了。

女同学们却没有这般诗意，刻意地表示不把李平当一回事，太着痕迹，眼角又忍不住吊住李平的影子，十分劳累。

李平只有两件白上衣，一件是棉线衫，款式像利工民罩衫，另一件有小领子，纽扣却是鲜红色，非常俏皮。

这两件上衣，稍迟都成为同学的话柄。

还有，不论晴雨，她都带着一把小小的折伞。

她怕这城市特别无常的天气，往往无端端会得下起大雨，要不就是火辣辣日头，一个月下来，晒得满脸雀斑。

这个地方，太催人老。

这一日，李平来得特别早，但姜明比她更早。

她略一犹疑，挑前排一个位置坐下。

她通常坐得比较近黑板，像是因此可以吸收更多学识。

老师在黑板上书写时，李平的大眼睛往往无意间露出渴望的神色，有点贪婪，巴不得将黑板上生字统统背熟。

男同学都希望做那块黑板。

王姜明注视着李平白皙的脖子，目光留恋，不愿离开，这时候，他听见身边嗤地一声笑。

姜明吓了一跳，作贼心虚，转头一看，却是另一位同学高卓敏。

他认识可爱的卓敏在先，同她已经相当熟络，卓敏天生豪迈爽朗，大家都乐意接近。

卓敏示意姜明坐过去。

姜明移座。

卓敏问：“有没有跟她说话？”

姜明不回答。

卓敏笑，把课本搬到李平身边去，索性坐在李平隔壁。

“习惯吗？”她问李平。

姜明被卓敏这举止吓了一跳，连忙低下头。

李平要隔一会儿才知道卓敏是与她说话。

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她是插班生，听说这间夜校特别严谨才转过来的，一上课就知道不同，大家都肃静学习，李平却又向往学店的喧哗热闹，一直盼望有人主动前来攀谈。

没想到要等到第二个星期。

“我叫李平。”她自我介绍。

卓敏笑，“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李平还不明白。

卓敏问：“你自上海来？”

李平连忙点头。

“可习惯了？”

李平一怔，忽然之间感觉到卓敏语气中关切之意，不禁鼻酸，仓猝间不知如何回答。

“来了有多久？”

李平答：“一年了。”

“我叫高卓敏，他，”指一指背后，“他是王姜明。”

李平转过头去同姜明打招呼，他被她精灵的眼神罩住，大气都不敢透。

“你们是广东人吧。”

卓敏觉得李平微带沙哑的声音好听极了，不十分低沉，一贴川贝炖生梨便可医好，但不知怎地，她却置之不理。

“你的英文程度不错啊。”

李平轻声答：“我以前学过的吗！”

老师进课室，卓敏说：“下课等我，我们去喝咖啡。”

李平笑，这位同学快乐如一头小鸟。

卓敏朝姜明飞过去一个眼色，像是说：“如何，手段高强吧。”

而姜明瞪她一眼，又似答“有什么稀奇，女孩子同女孩子。”

看在敏感的李平眼中，很自然当他们眉目传情，这粗眉大眼的小伙子与他那坦诚的女朋友非常相配。

姜明知道李平误会了，只得暗暗蹬足。

卓敏视线转向老师，有一刹那失神。

要约王姜明出去，大抵只能用这个办法。

认识他三个月以来，一直有说有笑，但他从来没有进一步表示。

放学即各散东西，也很少说及私事。

卓敏希望他会请看一场戏，或是请吃一颗糖，但是不，他只有在课上请教她。

李平一进来，姜明的表情完全不同，卓敏要到这个时候，才发觉，原来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眼光表情是这个样子的。

生性豁达的卓敏虽然失望，但不致失意，她很快克服不悦，决定努力与李平作友善的竞争。

也只有宽朗的卓敏做得到。

话是这样说，心中难免闷纳，一节课下来，竟没有听清楚教师说的是什么。

王姜明更是连笔记都没抄全。

只有李平，一枝铅笔沙沙地写，一边做着记号，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像是只有这样用功，才可以有机会踏上青云

路，一直走，走到云深处。

这一日的课数要待个多小时之后才完结。

老师方站起来，李平已经走出去请教。

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白天还有一份正职，已经疲倦不堪，十分不耐烦。

但是他不幸接触到李平的笑脸，无法抗拒，只得叹一口气，为她解释不明之处。

同时向这位漂亮的女学生保证：“明天，明天我会教到这一点。”

老师走了。

李平捧着课本，轻轻重复会话：“……要是布朗先生你愿意，我们马上可以向你推荐厂里面的设施。”

卓敏有点佩服，这样孜孜不倦，到底难能可贵。

“李平，去喝杯咖啡。”

李平点点头。

卓敏才想叫姜明，李平已经照顾到，问卓敏：“他也一起来吧。”

原本是想照顾女同学的男朋友，卓敏却以为李平对姜明也有意思。

算了，卓敏咕哝，君子成人之美。

姜明不由主地迎上去，站在卓敏身边，十分腼腆。

李平觉得他们并排站十分理所当然，笑问：“到什么地方去？”

卓敏说：“我喜欢喝咖啡。”

李平连忙说：“不要快餐店，实在太乱了。”

姜明福至心灵，“我知道有间冰室，在这附近，静局之至。”

李平点点头，卓敏白他一眼。

羨明这个时候，整个灵魂像是飞出了身躯，快活得有点呆，要卓敏推他一下，才懂重开步走。

他让她们走前面，他随后，看到脚跟的影子长长，仿佛在跳跃。

那夜回家，他在日记上这样写：

“这是我廿一年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感觉，我高兴到极限，耳边有奇异的嗡嗡声，内心涨涨地饱满，十分难以形容，但是，我没有笑，我竟想哭，要尽很大的努力才把眼泪留在眼眶内。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他要走在李平与卓敏后面。

饮冰室在山脚下，已差不多要打烊了，之所以可以在竞争下生存至今，有赖于附近几间贵族中学。

卓敏说：“给我来一杯檀岛咖啡。”

李平笑：“初到贵境，实在不知道檀岛是什么。”

羨明乘机说：“其实檀岛香山并不盛产咖啡。”

李平答：“是的，世界那么大。”

她看向远方，充满憧憬，神情动人，羨明不敢逼视，低头转动杯子。

卓敏知道自己已没有希望，不知怎地，心头反而一阵凄酸的轻松。

李平把目光收回来，“让我介绍自己：李平，上海人，念的是会计专科，一年前申请出来，现在舅舅的制衣厂任接待员。”

卓敏接上去，“我来了有三年，在幼稚园任教，与父母住在一起，原籍广东开平。”

又说：“王羨明土生土长，最最幸福。”

羨明摸摸后脑。

李平心中存疑，有话想说。

卓敏马上发觉了，笑道：“他到班里来，是为着认识女孩子，不是求学问。”

羨明涨红面孔，结结巴巴，不知如何辩白。李平仰脸笑了起来，露出雪白的牙齿。

这下，连卓敏都不得不在心中说一句：天下原来真有美女这回事。

她暗中叹口气，但，羨明会有希望吗？

羨明指出：“你的粤语中有浓厚沪音。”

李平说：“舅舅说客人抗议很多次。”

“慢慢就会好的。”

“有时候真觉得英语比粤语易学。”

“你的英语很准。”

李平低下头，忽然叹口气，“有什么用呢，学来学去，不过是会话，不知几时才能参加考试，拿张文凭。况且，本地中学生也找不到理想工作。”

她用一只手，托住一边腮。

羨明不敢发言。

卓敏说：“学到哪里是哪里，不能为此灰心。”

李平笑，“我也这么想，住在五光十色的城市里，没理由沾不上一点缤纷。”

卓敏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

他们在店外分手，羨明不敢提出送李平回家。

卓敏忍不住问李平，“舅舅对你好不好？”她天生是个热

心人。

李平很感动，但一时并说不上来，只得握着卓敏的手，摇摇头，“慢慢我告诉你。”

卓敏点点头。

李平慢慢走向车站，上了电车，朝他们挥挥手。

卓敏看到姜明还站着不动，不禁又笑出声来。

姜明低下头，踢起一块石子。

对卓敏，他说话流利得很。

“谢谢你。”

“谢什么？”

姜明也说不上来。

卓敏拍拍他肩膀，“我要过去乘十四座位。”

姜明意外，“我们同路。”

其实李平在电车上是看到这一幕的，她莞尔。

南下之前，老听人说广东人性子极强极倔，动不动骂山门刀砍人，害得她话都不敢多说一句，舅舅又千叮万嘱，叫她不要与闲杂人等往来。

直到一年过后，胆子才渐渐大起来。

其实上海只有更挤，繁忙时候马路上人群肩并肩，脚踏车轮子擦轮子那样子走。

李平喜欢双层电车，她更喜欢缆车，这城市里可爱的事与物实在太多，使她眼花缭乱。

李平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她当然也知道，她也长得使别人目眩神驰。

她心目中约莫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点关连的，但一时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假日，跑到太平山顶往下看，没有烟霞的日子，目光可以无穷无际，看到老家那边去。

上海是一块平原，没有层次，黄浦江带着上游的冲积泥，几时有维多利亚港这种明媚的蔚蓝，看着看着，那一点碧蓝像是要跑到李平的眼睛里去，她不由自主眯起双眼。

感觉像做梦。

有一次，在银行区迷路，并不慌忙，先逛了百货公司，然后挑一个最时髦的女郎，截住她，问路。

那女郎与李平一照脸，神色讶异之极，随即和颜悦色地把地铁站入口指给李平。

李平羡慕这都会中女性英姿飒飒，永不言倦的样子，手上都提公事包。

李平问舅舅：“但为什么她们都穿得似苦学生？”

舅母在一边嘿一声笑出来，“这就是你不识货了，正流行这种简单的款式与颜色呢。”

李平自幼看惯灰黑棕三色，有一种抹不掉除不脱的厌恶。她喜欢花梢的料子。

不管流行什么，她抱定决心要一生穿得七彩缤纷。

舅母看着她，“你这孩子……厂后边有间储物室，地方还过得去，你就住那里吧。”

舅舅想说什么，舅母轻轻抬一抬眉毛，他便噤声。

李平没有在乎。

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在小房间里一住便一年多。

房间没有窗，白天黑漆漆也要点着六十火的灯，一个夏天，热得李平昏了头。

好处是房内有一只小小的洗手盘，在上方挂面镜子，就成为梳妆的地方。

舅舅每个月给一点点零用，厂里头包简单的伙食，李平安份守己，舅母也渐渐认为她不算是个负累，她让她坐在门口听电话做传达员。

当夜李平摊开课本，狠狠的把会话背了十来遍，才站起来准备休息。

墙角有一只老式的、小小的风扇，铁灰色，年纪肯定要比李平还大，正艰苦地转动，发出格格声响。

李平把席子挪到地上，淋浴更衣，一躺下，就睡着了。

开头的时候，还做乱梦，她母亲一直同她说，怎么样外祖父在半夜被宣召出去，一直没有再回来过。

那时候李平的母亲怀着她，她还没有出生，但不知怎地，李平一直梦见外祖父躺在地下，一嘴的血。

噩梦惊醒，她喘息着，一头一脑的汗，于是改睡地上，水门汀地板阴凉，睡得稳了，

从此也不再做这个梦。

李平惘然。

会不会呢，会不会就这样在这小小储物室内过一辈子？

李平随即哑然失笑，即使她愿意委屈，恐怕舅母也不会允许她留到七老八十。她打点好了，跑出屋外到小摊子去吃早点。

李平特别爱吃豆浆烧饼，第一次看到，没想到这里也可以找得到，分外惊喜，以后成了老主顾。

就那样，站在路口，狼吞虎咽地匆匆把烧饼油条塞进嘴里。

李平觉得好笑。

一般人都以为南来之后人人都会脱胎换骨，不错，也有部分是真实的，在上海，她是大学生，一样很骄傲很有特权，被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此刻自生自灭，孑然一人，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汽车响起号，林立的熟食摊一定又一次挡了去路。

李平退一步，踏上行人路。

她以为是舅舅开着平治车来上班，停睛一看，却是部黑色大车，李平说不出是什么牌子，只管低头把豆浆喝光。

肚子一饱思想有点迟钝，暂且搁下烦恼，回到厂内擦干净嘴，坐到岗位上去。

李平在心内长叹一声。

两件白上衣对换着穿，今天穿的是线衫，把袖子卷高些，显得有点俏皮。

为免不必要麻烦，她把头发剪得很短很短，幸亏发质自然有点鬈曲，贴在脑后，并不难看。

接了几个电话之后，李平看见舅舅陪着一位客人出来。

以舅舅恭敬的神情看来，这一定是位要人。

李平莞尔，舅舅拜金，生意上门，双膝即时放软，非常的可爱。

闲时嗜看报上有关名人的报道，把社会知名人士的逸事背得滚瓜烂熟，李平稍一迟疑，舅舅便神气活现地问：“李福兆你都不知道，查良镛你没听过？”

李平会即时垂头，表示惭愧，心中却暗暗好笑。

认识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打算救济谁。

还不如背熟了英文文法，讲得流利写得流利的好。

当下舅舅与客人已经走近。

他叫“李平，过来。”

李平连忙站起来，拉一拉裙子，走过去。

她并没有认真打量客人，故意让舅舅一边肩膀遮住身子，唯唯诺诺的应着。

舅舅严肃的说：“这是夏镇夷的少爷夏彭年。”

李平更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她频频点着头，表示印象十分深刻。

舅舅满意，放她回去坐着听电话。

李平松一口气。

电话响了，李平答：“霍氏制衣。”

那边马上笑起来，“李平，我是高卓敏。”

“噢，有什么事，怎么会打到这里来？”李平下意识掩住听筒，左右看一看。

“我当然有办法找到你。”卓敏活泼的说。

“我现在不方便讲话。”

“今天晚上，一起看电影如何，我请客。”

“好的。”

“今晚见。”

刚放下电话，她看见舅舅一直把客人送出门，隔了很久，才回转来，一面孔笑容，不知有什么好消息，进去找舅母宣布。

日常生活刻板枯燥，李平也很想家。

老房子发还了，虽然住客都不愿搬走，到底活动的地方比较大，有两间房间是属于她的，要结婚的话，不会像其他的青年人那样，愁没有新居。

放弃了根源跑了来这里……李平嘘出一口气，回是回不去了，虽然说碰到什么是什么，但年轻人很少服贴命运，李平仍然充满信心。

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闲谈，她同卓敏说：“只有一次，病了三天，才真的气惯了，舅母直怀疑我装病。”

卓敏愤愤不平，“天下什么人都有！”

李平笑了一会儿，“比这更厉害的都有呢。”

姜明跟在她们后面，这些话，都听在耳朵内，他心如刀割，愧无良方帮助他喜欢的人。

李平已把卓敏当作知己，但有些苦，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

去年，舅家的菲律宾籍女工放假，下班后，就差她去做了半个月家务。

为免招致更大的侮辱，李平愉快的去了。

年轻力壮，怕什么呢，下班后耽小房间里，岂非更闷，李平这么想。

任务完成，舅母送她一只旧的电视机，彩色不大对劲，但画面仍然清晰，李平记得舅母微笑说：“你好像挺喜欢这类工作。”指的是煮饭打扫洗浴缸。

李平没有回答。

气还是气的。

这之后，她时常把管理员看剩的报纸取来，翻到聘人广告栏，注意某一类字眼：

“全市最豪华夜总会——中式皇宫中外大客云集律师练马师大公司老板巨型表演高级茶舞每次外出一千元以上（只陪吃饭逛公司）可借上期二万五时间即金钱抉择须英明容貌

端好谈吐得体大方者请亲临下址。

李平相信广告中似通非通的字句说的都是实情，她似没有见过更赤裸更现实更坦白更直接的广告。

看多几次，也习惯下来。

也许，也许在一个大雷雨、贫病交逼的晚上，她会边爬边奔地扑到皇宫夜总会去讨救兵。

但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她还可以等待更好的机会。

那夜他们一行三人到老地方喝咖啡，王美明手中刚有一份分类聘人小广告，李平一时兴至，便翻开来大家研究。

卓敏说：“王美明是职业司机。”

美明讶异，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高卓敏是怎么查出来的？

卓敏向她眨眨眼。

美明涨红面孔。

王家可以说是司机世家，美明加入行列也已经有两年，一向认为是份理想的职业，他父亲为东家服务超过二十年，大富人家对下人极之客气，以劳力换取薪酬光明正大。

他们王家不是读书的种子，状元不会出自王氏兄弟，妙是妙在并没有谁认为是一种损失，美明念到高中，实在闷不过，辍学在家，被父亲咕哝几句，便开始学车。

这种事上王美明极有聪明，不消三五个钟头，一部车子舞动自若，直如他双脚般听话，大小街道，他都认得，东家极之喜欢他。

正如卓敏所说，他到英语班来不过是为消遣，谁知不幸，碰见了李平。

忽然之间，一切他引以为荣的人物事在李平面前，都变

得微不足道，谁也不相信这个在家庭呢为个精英的青年，会变得如此老实木讷。

李平还当他天生如此。

是他缠着卓敏叫李平出来看电影

李平把那些叫人心跳的广

卓敏连忙把报纸收到膝上

李平问：“为什么不可以？”

姜明也问：“什么不可以？”

卓敏只是笑说：“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李平自然一点即明，低下头不再言语。

“权且忍一忍。”卓敏说。

李平紧紧握住卓敏的手。

姜明仍然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不过，只要让他坐在那里，对住李平，他已心足。

付帐的时候，卓敏说：“这次我来。”打开手袋取钱包。

姜明已经扑出去付帐。

李平说：“你看你多好，男朋友都有了。”

卓敏意外，看着李平，她没察觉？那愣小子已为她神魂颠倒，她还以为他是别人的男朋友，由此可知，李平心中根本没有王姜明。

李平看到卓敏的手袋中有一本书。

“是什么？”她问。

卓敏取出给她看封面。

“好不好看？”

卓敏还没来得及回答，姜明已经回来，他说：“噢，我妹妹也看这个，最最莫名其妙，故事里每个男主角都是医生律